

从发展乡镇工业、农文旅产业到物业经济,费孝通笔下的“江村”,正成为吴江乡村新一轮崛起的共同品牌

# 振兴路上,“江村”抓住了什么

□ 本报记者 顾颖钟 丁蔚文

“江村”并不滨江,而是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名为开弦弓村的一座村庄。1936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开弦弓村调研写出了《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该村成为观察研究“乡土中国”的一面镜子,由此名扬中外。“江村”是开弦弓村的别名,费老以“江村”代指开弦弓村,意指江苏、江南或长江流域的一个村子。

从1936年到2002年,费孝通26次到开弦弓村,这期间从“乡土中国”迈向“城乡中国”,该村发生了沧桑变迁:从曾经是“中国最发达的乡村”,到后来一度陷入低谷,再到如今创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特别是2019年8月本报刊发《从费孝通笔下的“第一村”到尴尬的经济薄弱村——开弦弓村错过了什么》调查性报道后,吴江成立工作专班,组织人力财力,对开弦弓村综合整治,该村面貌焕然一新,但产业振兴之路才刚刚起步。

时隔3年,本报记者再赴吴江,探求在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现代江村”产业振兴路径、“苏南模式”转型发展大势,发现如今的“江村”,已成为吴江乡村振兴、发展农文旅的共同品牌。

## 脱胎换骨,经济薄弱村变身“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初冬时节,开弦弓村千亩稻田刚收割完,格桑花海已凋落,但香青菜园葱葱青青,清凌凌小河静静流淌,一派丰收后的冬闲气息。穿村而过的小清河像一把弓,河岸大树临水,两边村居密布,景致说不上多么秀丽,却也足够整洁闲适。

80多年前费老调研时,开弦弓村是“中国蚕业业的中心之一”,亦有当时国内最早的村办缫丝厂,每天有100多条船装运茧子、生丝运往上海。时过境迁,吴江依然是纺织、丝绸工业重镇,可养蚕业分流外地,记者3年前来村调研,发现九成农田流转养蟹,一眼望去是光秃秃的鱼池,稻桑风貌不再,“没有留得下的江南乡愁,也没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景色”。

如今,开弦弓村“风貌重塑、产业再造”,村里1800多亩养殖水面除了保留一小部分“蟹园”,其余全部退渔还田,建成稻田、菜园,并和村北的邻村共享400亩“桑园”。恢复稻桑不只为打粮产茧,还作为“江村1936嘉年华”餐企的“外景”——这座餐厅面积达3000平方米,

摆得下三四十桌宴席,原为村里腾退厂房,引来客商投资800万元改建,隔着通透敞亮的玻璃房,面向开阔的稻桑园。

在村南,复原费老当年调研老场景的“江村1936”,以及林下游戏空间、香青菜园、格桑花园,建成研学体验主题的综合性田园。香青菜是产自吴江东太湖的乡土蔬菜,茎叶蓬勃口味香糯,入选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村里特地辟出90亩香青菜园,供游人观赏品尝。

在以村委会、江村文化园为核心的村中央,街头店铺统一设计,蓝城集团统一打理,开出中西餐厅、凉茶铺、果汁店、咖啡店,老菜场投资数百万元改造为融合文创、手工艺品的“江村市集”。

“整治两年,村子已形成一心、一廊、三村、四园发展格局,从里到外‘洗心革面’了。”开弦弓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夏志晓感慨地说,此番建设整治既还历史欠账,更为发展赋能。环境整治中不仅改造为稻,还对高密度水产养殖全面清理,河道水荡驳岸处理,落户村里的8家企业清退了7家,为餐饮、民宿、酒店

腾出空间,整个开弦弓村要打造以江村文化为主题的活态博物馆。

开弦弓村原来的村级可支配收入只有180万元,两年来的建设整治花了将近2亿元,1亿元用在了企业搬迁腾退,1亿元花在了环境整治、特田建设上,这番投资改造要不是区镇两级支持,根本无法实现。从曾经的发达村一度沦为经济薄弱村,这一消息经本报记者披露后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帮扶行动紧锣密鼓:2020年6月,吴江区成立开弦弓村项目建设指挥部;9月,吴江区和七都镇江村文旅投资开发公司挂牌;2021年,吴江成立区主要领导挂帅的江村综合提升专班,七都镇各部门抽调8人派驻开弦弓村。

随着建设整治全面铺开,开弦弓村收获了一个个“发展礼包”:2020年,移出苏州“经济薄弱村”名单;2021年,整村完成省级三星级康居村建设;2022年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是今年苏州唯一入选的乡村,并成为“2022中国农民丰收节”苏州主会场。

## 产业振兴,乡村要分享工业化城镇化红利

11月23日,趁着晚熟水稻还没收割完,吴江区环长漾(长漾湖是东太湖边上一个长条形湖泊)新时代鱼米之乡“最江南”样板区规划发布会,在震泽镇安桥村稻田餐吧“苏小花”举行,号召持续擦亮“江村”乡村振兴品牌,建设鱼米之乡苏州样板。

和刚起步的开弦弓村不同,环长漾片区创成一批“省级特田”,涌现了“苏小花”、丝绸博物馆、香桐居等号召力较强的网红打卡点,富有造血功能,社会投资活跃,内生动力强劲。

这当中“苏小花”所在的谢家路自然村很有代表性。“绿树村边合,稻田四面围,大的风貌环境并没有太多斧凿,村子、稻田、绿树的结合自然熨帖、丽质天成,随手一拍就是大片,道路、河道、车位整治的细节格外用心。”“五亩田”餐吧设计师张文轩说,村路黑色化,小河里栽上菖蒲、芦荻净化水质,家家户户庭院美化,连车位也铺上瓜子片降噪除尘……“这样的风景和环境,怎能不叫城里人心动?”

“就像城镇建园区招引工业项目一样,我们是建设美村做文旅,招引了6家品牌餐企民宿,而且走的是欧式餐吧、中高端粤菜‘路线’,一年营业额加起来3000多万元,可整个安桥12个自然村整治才花了4000万元,这样的投入产出比很高!”村书记吴继华说,尽管乡村游很红火,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一二产,在环长漾片区做农文旅,在318国道边建标厂搞工业,两个片区相得益彰,每年800多万元的集体收入中,稳定性收入有500多万元。

“乡村发展一二三产,我们同样是‘既要也要还要’。”省级特田震泽镇齐村村书记朱建芳说,村子1400亩水稻田,专门辟出280亩“虾稻共作”,今年端午节3天吸引了五千多人来钓龙虾,秋后卖的

“长漾大米”八块钱一斤,既赚了旅游的钱,又赚了农业的钱。村口碾米厂、电站面向千亩稻田和长漾湖,背靠村里大水潭,招来客商投资700多万元改造为香桐居乡村酒店,这样的环境城里、镇里都没有,价格自然也不含糊:就餐300元/位,住宿800多元/间。村里环保不达标企业腾退后,还剩纸箱、管件、纺织三类企业,项目谈不上多尖端,可既不点火、也不冒烟、污水全接管,年产值1亿元,每年交租金400万元,占了村集体收入的一半。

利用集体积累,吴江众多美丽乡村持续投入滚动发展,环境面貌民生福利不断改善。齐心村前后投入4500万元,把腾退的原铸件厂改成7泳道标准泳池,上了可承办F3赛事的卡丁车项目,加上游船、萌宠、垂钓项目,文旅项目很有卖点。

“所以我们无须纠结于一座开弦弓村的沉浮,或是刻意去打造一个样本,因为吴江一批‘江村’已经崛起。”袁中金说,这个“江村集群”抓住了城乡融合、美丽经济的时代机遇,利用财政反哺,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了产业振兴,达到了村强民富。“开弦弓村的样本意义在于,当年在乡镇工业、集体积累中失掉先机,如今不能再在城乡统筹、产业振兴中错失良机。”

“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不是所有村都有‘江村集群’发展农文旅的潜质,各村要根据自身特点选择产业振兴路径,这同样是秉承费老‘志在富民’的思想、实现‘美美与共’的愿景。”苏州市农业农村局集体资产管理处处长李俊说,苏州村均来自农业发包收入占比不到两成,来自物业经济的比重将近六成,各村利用集体积累、各级奖补,或是买标准厂房出租,或是建集宿楼,或是投资城镇平台,都在分享工业经济、城市经济的红利。

## “箭”已上弦,发展农文旅产业仍道阻且长

焕新后的开弦弓村,发展方向定为农文旅。“目前村里稻田、蟹塘承包给大户,二产多已腾退,主攻方向是旅游。”夏志晓说,开弦弓村希冀挖掘费老资源,打造特田风光,把村子建成社会学研学基地,以旅游人气带动物业增值,把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金。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旅载体基本建成,但眼下除了费孝通纪念馆参观团队和田园基地研学学生外,其他的游客很少。而且由于村里餐饮、住宿设施缺乏,留不住人,这部分参观研学客群也没留下多少消费。产业、收入结构单一,体现在村集体收入上,造血能力还偏弱。2022年,村集体收入1000多万元,自身经营性收入只有两百多万元,其余是来自上面的各项奖补。

政府平台把基础设施建好,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是各地发展乡村文旅常用手法。开弦弓村旅游大环境已经形成,社会投资怎样?“目前除了乡贤投资的餐企,就

是蓝城集团和镇文旅公司合作成立的旅游平台,在村里开发研学旅游。”夏志晓介绍,村里还在接洽吴江网红餐饮“苏小花”,并打算引进文旅企业改造腾退两家厂房,如果这些项目能谈成,村集体还能增加每年一两百万元的物业收入。

浙江蓝城集团在昆山和吴江均有投资,对在开弦弓村发展文旅产业,苏州蓝城文旅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管弦乐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看重的是村子的研学资源和区位优势,南靠苏沪浙高速,东跨苏震桃一级公路,“地处苏浙沪腹地,市口这怎么好,‘产品’(研学体验)总能卖掉,但是和苏州众多网红村相比,开弦弓村体量小,村子、田园、河道的结合不算好,发展民宿、度假旅游不是很有竞争力。”

村集体一产几无收益,农文旅见效又慢,为何把二产全部腾退?费孝通纪念馆顾问、在当地有“农民教授”之称的姚富坤曾24次陪同费孝通在村调研,对费老“志在富民”思想非常熟悉。“费老当

时说,农村要发展,要搞点‘1.5产业’,也就是介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加工业,并提出乡镇企业是提高农民生活最快的办法。”姚富坤说,如今村子只在镇上和其他三个村合作开发了8000平方米厂房,还是少了。如果光做旅游,蛮难的,很吃力。

通过在企业上班、经营电商和自己做生意,开弦弓村村民收入并不低,人均4万元以上,8家企业早已改制,腾退后一些企业搬到附近的庙港工业区,村民上班依然方便,但苏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中金认为,绝不能把民富和村强割裂开来。“村集体是农村向心力、凝聚力、发展力的源泉。”袁中金说,集体经济发展得好,不但基础设施、公用事业、村民福利标准提高,产业发展可持续投入,还能实现更充分就业,整个村子的“精气神”都不一样,所以开弦弓村要用好各级政府投入打下的基础,尽快形成内生机制和造血能力。



## 政产学研齐聚“湾区科创峰会”——

# 城市群共享创新 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12月8日,在“大湾区科学论坛湾区科创峰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共享创新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以科创为特色的“专精特新”企业已成为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和成渝地区四大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目前四大城市群共有“专精特新”企业4980家,占全国“专精特新”企业的50.2%,与此同时,中国内地超六成的灯塔工厂也聚集于此。

该份报告还显示,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强劲、创新要素最完备的跨省域创新区。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该城市群拥有独角兽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最多,“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为2419个,独角兽企业数量为123个;其次,该城市群在创新平台共享指标中遥遥领先;另外,该城市群区域内技术交易合同占比最高。

“专精特新”企业是我国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今年9月,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就在位于长三角的南京召开,制造业大省江苏始终把护航“专精特新”企业当作强

链补链的重要环节,率先启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工作,以培育自主品牌本土企业为目标,大力实施“千企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引导中小企业专注主业、深耕行业、强化创新。目前,江苏全省已培育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138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09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998家。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长三角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到人才交流交往等方面,都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新要素因此也在该区域内加速流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曹钟雄就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合作特点分析表示,国家的政策出台对城市群间合作意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01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布,促使政府间合作意愿在2015年后产生一个小增长,而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该区域的合作意愿明显被推向高潮。分析长三角科创“热”不减的内因,曹钟雄认为,这与城市群内各地的优势资源相关,上海拥有科技金融、贸易经济等创新

“头部”资源;江苏则拥有雄厚的制造家底,产业门类齐全,且大院大所众多;而安徽也在近些年布局了国家级的大科学装置。“可以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金融机构等携手形成了创新联合体,加速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

报告数据显示,从企业创新平台丰富度看,长三角城市群龙头企业超400家,占四大城市群总量的近50%。从“上海光源”到无锡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从合肥的“人造太阳”到杭州的超重力离心模拟与试验装置,近年来,长三角科创聚合效应不断加强。专家观察表示,长三角科创活力持续涌动,除了有国家政策的推动、基础资源的支撑外,还与区域内灵活的“科创机制”有关:长三角正在编制一张越来越紧密的“网”,共建共享共用机制激活了一连串“化学反应”。据悉,目前这张“网”上汇聚了4万余台(套)大型仪器、23个重大科学装置,科技企业足不出户就能纵览长三角科技资源信息,轻点鼠标就能预约使用。

同时,专家提到一个亮点,长三角城市群共有41个城市,其中30个城市推出了“科技创新券”,创新券跨区域互认互用,加快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放眼各个城市群,创新要素“共享”,正为关键领域的研发、产业集群的聚合赢得宝贵时间——

截至去年,张家港完成了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项目1589个,联合腾讯建设了全国县级首个腾讯工业云基地,实施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行动计划,发放“企业上云”信息券,累计带动1000多家企业核心业务和重点设备“上云上平台”。稻兴科技、大族激光、天兵科技等产业项目以及正创等新零售新业态项目签约落户,广大鑫盛高端装备零部件、信义光能面板等项目开工建设。与此同时,张家港也走出长三角,强化同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其他城市群间的科创联合与共享,加速构建“万物生长”的“科创雨林”。去年举行的张家港(深圳)创新发展合作交流会上,张家港揽下32个产业项目,累计总投资405亿元。

在此次湾区科创峰会举办地广东东

莞,国家级高新区松山湖筹建了一个“共享工厂”,3C行业、家电行业、汽车行业等领域的精密零部件都可以在该工厂内加工生产。“共享工厂以研发、管理和生产等环节的资源供需结合为突破口,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共享,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突破市场半径和企业边界的约束,让制造企业把精力从人员、设备管理中彻底解脱出来。”专家介绍,得益于“共享工厂”,企业可以将节省出的成本、时间、精力转至产品研发创新中。

“未来的创新突围不是单个企业、单个城市所能解决的,需要通过构建创新集群生态系统,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对产业集群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实现创新生态系统对创新驱动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各个城市群已经做到“城市”与“城市”间的跨界融合、创新碰撞。未来,各个城市群之间,也应从竞争走向合作,通过“共享创新”相互借力、相互赋能,共同助推我国产业集群迈向“世界级”。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区域创新生态贡献度”指标与长三角城市群并列第

一。分析报告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在区域数字化发展程度、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程度等领域领先,长三角则在创新型产业集群数量上更显优势。曹钟雄认为,未来,两者可在“数字经济”领域加强协同,促成合作,“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字平台,可成为长三角制造业转型的‘助推器’。”他补充提到,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华为、腾讯等一批数字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可以与长三角制造业“共享创新”,根据各个制造行业的特点分别打造专业化的“产业大脑”,带动制造业一大批上下游、大中小企业“共享”数字红利,同时也降低数字化改造的成本。

作为峰会主办方之一,腾讯公司表示,未来将围绕国家创新发展的重大需求,重要方向,在促进共享的生态中积极连接科研机构、高校院所等更多创新主体,成就更多“专精特新”科创企业,创造更多可持续社会价值,更好履行科技企业的责任担当。“科技发展是一场无止境的长跑,我们将围绕国家所需,发挥所长,不断促进共享创新,推动科技向善。”腾讯高级副总裁、腾讯基金理事郭凯天表示。 李慧曦